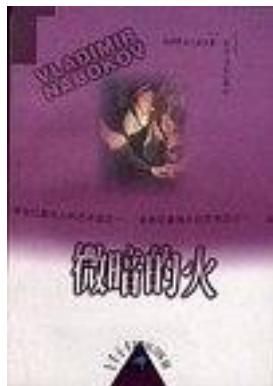


微暗的火



[微暗的火 下载链接1](#)

著者:[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6

装帧:精装

isbn:9787532780693

“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

★ 纳博科夫完美的超高难度实验文本

★ 开创性的后现代文学和“后设小说”典范

★ 争议盖过《洛丽塔》，魔力领先《尤利西斯》

《微暗的火》是纳博科夫小说中极为奇特的一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小说的定义。这部小说由前言、一首四个篇章的长诗、评注和索引组成。纳博科夫虚构了一名教授兼诗人谢德，以及他的同事兼邻居金波特，诗人死后留下了一首自传性质的长诗，而邻居则为此诗写了前言和评注、索引。长诗仅占全书十分之一，评注却非常冗长繁琐。主体长诗讲的是诗人的一生，他死去的女儿、他对人生、爱情、死亡、真实与虚幻的理解等。而邻居通过长长的评注，将诗的含义解读为一名来自虚构国度赞巴拉的末代国王的故事。作为一个前卫性的探索作家，纳博科夫一直在寻找独创的小说形式。这种以评注为主体的互文结构，反映了纳博科夫的一个观点：“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

“微暗的火”出自莎士比亚悲剧，指月亮是小偷，靠吸收太阳的光得到“微暗的火”。作为一个前卫的探索作家，纳博科夫一直在寻找独创的小说形式，《微暗的火》就是这种尝试的终极形态，一面世就让所有评论家大吃一惊，它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惯有的对小说的定义，堪称开创性的后现代文学和“后设小说”典范。这部完美的超高难度实验性文本，模糊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界限，会让读者投入一场酣畅淋漓的头脑风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对英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纳博科夫精选集I”在已出版的二十余种纳博科夫作品中，精选纳博科夫五部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以精装版全新面貌呈现，其中不乏市面上难以寻见、读者翘首以盼的“期待之书”。除了最著名最具争议的《洛丽塔》，还有超高难度实验文本《微暗的火》、戏仿通俗剧的黑色寓言《黑暗中的笑声》、最具自传色彩的诙谐经典《普宁》及别具一格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五部作品各具特色，皆代表纳博科夫创作过程中的独特面向，重新出发，理解小说大师。

“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第二个作家对语言的浇铸与运用能够如此灵动、慧黠和创造力十足。”《每日邮报》如是评论。厄普代克盛赞：“想象的伟力再难找到如此活力充沛的代言人。”

炉火纯青的小说技法，幽暗跌宕的现世寓言，萦绕一生的记忆回响。欢迎来到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如果文字能唤起至纯的感官享受，那么舍此无它。

作者介绍: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目录:

[微暗的火 下载链接1](#)

标签

纳博科夫

美国

小说

美国文学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文学

Vladimir Nabokov

虚构：长篇小说

评论

2019#12 7.25-8.4 我呆了…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

一位才华横溢的老诗人，一名被害妄想症的学者

一首洋洋洒洒的自传体长诗，一部末代国王的流亡传奇

荒诞的故事，真伪交织的迷宫。纳博科夫vol 2。已折服于他玩弄文字的能力

金波特（我们自己）是写微暗的火 极度自恋的评注人！ 谢德是
永远仰望崇拜的亲密好友（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希望可以成为他一生中伟大成就的一
部分！

3.5星。胜在描写，构思方面，叙述有两处不错，精彩处也还是描写，一是国王逃离的过程，一是追忆皇后那一部分。至于其中的一些，看的人不耐烦，啰嗦，语言无味，无关紧要，很可以跳过不看。纳博科夫出彩的部分也就是描写了，叙述有时候很糟糕。再有译文社新出的这套精选集建议不要买，太垃圾的排版，密密麻麻，字体又那么小，不要被好看的封面骗了。

202017：从文本上来说，这确实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创作实验，它套用评注的外壳，串联了诗歌、小说、评论、注释，挑战了认为小说创作的形式已经穷尽的业内说法。在内容上，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臆想者所做出的一次行为艺术，我们的国王金波特自恋而且执拗，困顿在自己平庸无趣的假想世界中，从而捏造故事、曲解事实——尽管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切可能都是真实的。通过这样的一部作品，纳博科夫无疑炫耀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展示出了高超的掌控力，但为了达成这种形式，也不可避免地做出了牺牲，散乱的叙事和絮叨的题外话是最直接的后果。

作家有两种，一种像谢德般才华横溢，他们的作品结合现实探讨未知，为读者带来了新的思考，他们是太阳，是美和创造力的源泉；另一种像金波特，他们生来平庸却自视甚高，他们沉浸于自我的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创作力寥寥，只能窃取前者的残羹剩饭度日，这种作者是微暗的火，是《孑然一身的君主》。

读者也有两种，一种极具创造性，文学修养丰富，精通多种语文，想象力丰富，记忆力超强，是头等诗人和福尔摩斯，这种是纳博科夫理想的读者。另一种读者为绝大多数平凡人，是诞生与创造理想读者的生存土壤。

文学作为作品的诱惑，是使读者不再是文本的消费者，而成了文本的生产者。事实听众、理想听众、作者听众、叙事听众，从接受角度的分歧中攫住文本的欢愉。

「我那慘遭殺害的連雀的身影＼
兇手是窗玻璃那片虛假的碧空。」——複雜的具有實驗性的文本，三星給內容本身，一星給裝幀，一星給譯者（真心不好翻譯的一本書）。

叹为观止。（想想挺打击人的，你自以为前无古人的小说形式其实纳博科夫早就玩过了

披着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外壳，借着翻译诗歌一事，写的全都是自我生活的烙印，浓浓的纳博科夫味，读了几本纳博科夫的作品便能谙熟于心——虚构了赞巴拉王国的历史（俄国没落史），纳博科夫贯穿全文、以第三人视角叙述弗朗西斯·谢德生平纪事，实则全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帝国没落、贵族流亡海外、嘲讽弗洛伊德心理学、在大学校园里任教，这些暗号是纳博科夫生活的标志；诗歌注释的形式也符合作者最喜欢拿小卡片写下脑内的片段，最后串联成一部作品；作者对文学迷恋并誉之为奇迹的态度，也在文中有提及，“一些文字符号结合到一块就容纳得了不朽的意向”，是纳博科夫典型的文本精读派作风。文末“我也许会在另一个校园里……异性恋的俄国佬，一名流亡作家”是纳博科夫自我嘲讽的真实身份。整部作品有惊喜，但没有意外。

看到最后两条线渐渐融合，手机音乐播放器给我随机了首《这么远那么近》，我的妈，

AI跟我看书了是不是。

一地碎钻，平庸如我无法一一拾起。纳博科夫不断探寻写作的极限，我不配做他的读者。这本书翻译工作想必也是极难的

这本书将我一直以来对小说的所有理解碾碎并重建了一个崭新却无比珍稀的世界。太不可思议了！

算是看过的纳博科夫的第三部作品，《洛丽塔》很喜欢，《斩首之邀》我却记得内容了。本书其实是为了《银翼杀手2049》而补，作者炫技之作，可做多重理解。

谢德长诗的两种解读。金波特身份的两种可能。在幻想或是事实中，金波特（或者赞巴拉国王）完成了自己自恋自怜的自述。金波特将它的每一行都嵌入自己的故事，谢德的本意和金波特的曲解互相映照，使得诗歌具有多义性，甚至我也可以用它解释自己的故事，因为这首诗就是一面镜子，使照镜者反映出自己的面容。在这点上，纳博科夫用精巧的故事虚构了我一直以来的想象。另外，金波特越是将这首诗看得重，就越是让我感到一种啼笑皆非的，却又深沉的命运哀愁。

五体投地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生活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诗人，他甚至断言“傲慢，懒惰以及欲望才能创造了诗歌”，而另一个是饱受强权政治的压迫，被禁锢了自由的流亡学者。两人之间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前者只是通过后者在虚无的生活中积累素材，后者希望拿起前者的笔抒发痛苦。而这种交流与冲突既发生在上个世纪，也发生在当下，而且在未来也会持续好几十年。纳博科夫是预言大师，《微暗的火》是永恒的。

石黑一雄应该读过《微暗的火》吧，《远山淡影》中的叙事诡计与这本类似。不过，金波特到底是出逃的赞巴拉国王还是患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就全凭读者自个儿决断了。

就不明觉厉吧！

天才

用注释方式写小说，结构有趣。

[微暗的火 下载链接1](#)

书评

在看完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之后，我捶胸顿足：不是后悔自己没有早早下手写出一本《微暗的火》来，而是对我国古代的大诗人屈原感到气愤和委屈，如果他不是写完《离骚》之后就迅速投江，而是慢慢在那首诗之后细细做些注解，然后里面再加些宫廷逸事，逃亡经历什么的，那么，我...

【读品】罗豫/文

“微暗的火”，典出莎翁悲剧《雅典的泰门》，意指月亮偷窃太阳的光辉，反射出微暗的光芒。如今，各种打着文学研究旗号的藤蔓，攀附在文学大树上借光借景，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与其直接挑战珠峰，中国当下的学术工匠似乎更喜欢“抢占山头”：你去搞别人没...

读了几本纳氏的书，《洛丽塔》、《普宁》... 还不错，但《自斩首之邀》开始，我就有一个个感觉，那就是老觉得纳氏看着我们为他的作品头痛而暗自偷笑——“你们费尽心思地想找寻些什么？那只是我丢弃的一团乱麻。”

是你在读一部小说，还是在写一部小说？《微暗的火》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得不接过这猛地抛来的橄榄球。

读完之后发现《微暗的火》并非一个不易通读下来的作品，它行文简单，而且在字里行

间似乎都给予了读者一定程度的暗示。所以读者很容易就会在一...

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断断续续的看完《微暗的火》。毫无疑问的是，这本小说绝对是小说史上无法抹掉的一页。我相信，不但在五十年前，即使是现在，甚至在几百年后，这本小说都是不朽的。（请注意，我用不朽来形容《微暗的火》绝不是以其受欢迎的程度言，而是因其独创性。...）

你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像是走在意大利贵族摆满陈列品的走廊：每处来自文学和艺术的引用，你想起它们的context，读出它们的隐喻；每一种植物，每一种鸟，每一种蝴蝶，你记得它们的生境和样貌；Zemblan的每一个单词，你听出它们来自哪个语言的什么词汇，你怀念北国的乡音；那...

我是那惨遭杀害的连雀的阴影 凶手是窗玻璃那片虚假的碧空；
《微暗的火》的长诗部分华丽地开始，第一行的最后两个字——阴影(Shade)，就是小说的其中一位主人公，谢德。连雀撞上窗玻璃，倒在地上。这是否暗示着谢德之后的命运，那倒也无所谓了。谢德(Shade)是太阳直射下来照出...

《微暗的火》，这部文学史上的奇异之作。这部小说由前言、一首四个篇章的长诗、评注和索引构成。著名诗人约翰·谢德被一名罪犯误认自己是判他入狱的法官枪杀，而谢德的邻居——教授查尔斯·金波特真实身份则是俄罗斯以北的白色国度赞巴拉的流亡国王，他一直希望谢德将自己关...

纳博科夫写这本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内容本身的意义还是形式带来的新的尝试和美感？《我的名字叫红》里面也有个凶手，橄榄，蝴蝶，鹤鸟，是谁并不重要，只要知道谋杀是文化冲突造成的内涵就够了。同样，变态的（金伯特眼中的）格拉杜斯追杀逃亡的赞巴拉国王的故事并没什...

The respective impacts and penetrations of Marxism and Freudism being talked of; I

said: "The worst of two false doctrines is always that which is harder to eradicate."
Shade: "No, Charlie, there are simpler criteria: Marxism needs a dictator, and a dictato..."

第一次听到“纳博科夫”这个人，是与“后现代”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反文学”、“解构”、“无意义”、“文字游戏”，这些新词汇让习惯于读传统作品的我既期待，又紧张。《微暗的火》是我认真读的第一部后现代作品，未读之先便在想：纳博科夫会创作怎样奇特的文本呢？读...

每次读大师的作品，读完后总感觉是体内相当消耗了“一部分”。

就像一次马拉松之旅，把自己榨干，很享受！

记得三年多前第一次读《微暗的火》，当时的文学修养很低（当然现在也好不了多少），读到一半，读不下去，因为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完全不知方向在哪里，之后比其他书吸...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整整拖了三个多月，终于把这本迷宫一样的书读完了。不知为何，读此书的过程总被各种事情打断，而一旦被打断我便没有毅力一口气读下去，于是搁置在那里，看别的书去了。也许，读此书正如潜水，必先深深吸好一口气，鼓起勇气猛扎入水底，入水越深，才越能体...

空——致謝德 我是慘遭殺害的連雀的陰影，兇手是玻璃窗上那片虛假的碧空。

——謝德 ——金波特 ——納博科夫 一心想尋找真實，卻始終跳...

规律性的学习写作之后，陆陆续续写了很多东西，每一篇作品都还应该经历更多修改，更多发酵，以打磨那些拙劣的比喻、象征，捋顺情节，形成风格，找到主题。实践史蒂芬金的教诲，体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情绪，或是模仿王小波的那种亲切近人的荒诞派，几乎是同步并举的精神分裂...

(参见172行注释)

这样的括号内容让自己忍不住笑了一下，只是引用一下谢德的一句话 (p171)。
为什么我能读进去？经常怀疑自己对晦涩的作品的阅读欣赏，到底是否“读懂”了。
什么叫做“读懂”？这个词也许本身也没什么意义。在这样的懵懂中，我却愿意说，很

好看，也值得看。...

[微暗的火 下载链接1](#)